

希望他人怎样对待自己,那就先从怎样对待他人开始。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,若将坦诚视作“午餐”,也不妨先主动为对方提供。



世说 心语

## 坦诚心

◎陈广胜

“这一生到底要做多少次自我介绍,你才能认识我?”

若仅仅记住对方的姓名和脸孔,只要想认识,也许一次就足够。但要真正地认识一个人,那与多少次并无简单关联,因为它取决于“自我介绍”的坦诚。
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侧面,甚至有的还因人而易,不断展现变幻着的多张嘴脸,令你无法判断哪张是其本色。心怀坦诚,是以不掩饰、不修饰的自我,坦率、诚恳地待人处事。他让你知道葫芦里装着什么,倒给你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所以,每个人不管自己是否坦诚,却无一例外希望与坦诚的人相交。

怀坦诚心,首要的是坦开胸襟。凡事没必要遮遮掩掩,因为你可能蒙蔽一个人,却难以蒙蔽所有人,更难以永远蒙蔽所有人,襟怀坦白便是明智的选择。据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的某一天,罗斯福手拿《联合国家宣言》(草案)突然闯入丘吉尔的房间,连声说“大英帝国有了救了”。哪知丘吉尔正在洗澡,竟赤条条从浴室冲了出来。罗斯福连忙避让,丘吉尔则自我解嘲道:“不不!大不列颠首相在美国总统面前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”

这不过是一则趣闻,但说明合作与交往需要拆除心中的“篱笆”。当彼此知根知底,人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互信。反之,即使共同利益再多,假如相互算计,也容易反目成仇。心怀坦诚,贵在从容地向对方展示开放的自我,这正是人与人携手同行的基点。

坦诚的本质是真诚。在现实生活中,谁都可以承认自己的缺点,但绝不会宣告自己虚伪,甚至有些人扮演的就是真诚。他们试着与你掏心掏肺,告诉你从未讲过的悄悄话,以致于自己的真诚热泪盈眶。但坦诚心本是质朴的。根据字面拆分,诚从言、从成,有言出必成之意。坦诚来不得虚假,必须对说出的话负责。而戴面具的真诚骗不了人,因为眼睛就能暴露秘密,时间更能戳穿演技。只有发自本性、不带水分的真诚,才能穿透人与人的间隔,赢得他人心底的信任。

坦诚是好东西,但在什么商品都过剩的今天,为何又显得这般稀缺?一句话,只因害怕彼此的不对称——“我对你坦坦荡荡,你对我躲躲闪闪,这便引发博弈论中的‘囚徒困境’”。在许多人看来,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是最好的自我保护。更为恶劣的,还利用坦诚的不对称,要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伎俩。可所谓的聪明,只要器局小了,必然不高明。人际交往是双向的,你以何种姿态待人,别人也照样复制,于是相互损伤,谁都难成赢家。

也有人说,我并不想成赢家,可也不想当输家。坦诚会被人利用,所以不得不有所提防。此类想法极正常,在一定程度也不失为理性。但需要指出,坦诚不是口没遮拦,万事和盘托出。怀坦诚心,同样应看对象和情形,讲求待人处事的效果。它可以有防人之心,只是没有害人之意;可以有必要的隐密和含蓄,却不能两面三刀,这才让大家安心相处、放心共事。

“以诚感人者,人亦诚而应。”人心是相通的,只要打开门槛,就会去除许多隔阂。从良性互动的角度,既然希望他人怎样对待自己,那就先从怎样对待他人开始。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,若将坦诚视作“午餐”,也不妨先主动为对方提供。自然而然,坦诚会有彼此的默契。有的即使不用讲太多话,只要相互之间多存几分诚敬,也能你知我知、以心换心。

坦诚将带来坦诚的回报,但心怀坦诚,毕竟不是为了交换,切不可用生意场上的盈亏来衡量。真正的坦诚,需超越狭隘的功利意识,所以经常表现为“拙诚”。曾国藩说:“纵人以巧诈来,我仍以浑含应之,以诚愚应之;久之,则人之意也消”。此时的坦诚,是以我为主的“坦”,以不变应万变的“诚”,甚至有一股“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”的傻气。然而,世上的事理犹如百川归海,最终汇聚一处。在现实生活中,多少人勾心斗角,却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”。而不带机巧的坦诚,往往无招胜有招,在淡看功利中反成就更大的功利。

从深层次讲,坦诚绝不仅对他人而言,它更导向自己。当今社会有许多人,为了追求成功,往往按场面上的需要不断对自我进行改造。渐渐地,自己也被外在的游戏规则所游戏,将真实的内心迷失在途中。多少人在将自己装在套子里的同时,其实也在远离乃至欺骗自己,长此以往,便出现人格分裂的各种情形。

最高意义的坦诚心,无疑是对他与对自己坦诚的统一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不愿面对的一面,或者存在不为己知的盲点。对自己坦诚,是通过持续地反省、剖析,扫除遮蔽视线的尘障,认清既带着人性弱点又怀着超越期望的自己,精神上的强者必定由内而外的坦诚,他们并非没有欠缺,但有内在的富足和底气,因此不屑于伪装自己,不屑于在人前表演。他们选择做真实的自己,懂得按内心的声音抉择,也许只有这样,才不曾贬低和辜负生命,在一片坦诚中实现自己的特色人生。

### 写意人生

# 蔬菜都有自己的活法

◎徐斌

我进菜园的时候,总是哼着小调。那些抒情的曲子,例如《斯卡布罗集市》《假如爱有天意》《春之声圆舞曲》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,还有克莱德曼的情调钢琴,都被哼了个遍;那些音符,都落在园子里,与蔬菜同生共荣。

青菜薹掐了还长,掐了还长,分叉越来越多,像小女孩截破青天的羊角辫。吃到后来,薹已开花,且含着苦味,一如曾经沧海的人生感喟。我的土地是有限的,除了留下几棵收种,其他铲倒腾空。由于菜桩肥大,埋在地里恐怕难以腐烂,于是统统倒入水缸沤肥。这真是伟大的发明啊。

豌豆苗袅袅生长,像杨丽萍跳孔雀舞,那些触须恰似长

翎,伸展成精致的诗句。一点点白生生的花,使它们成为肚子鼓胀的鱼,或者怀孕的女子。我原本要掐豌豆头的,清炒了吃,碧绿,清香。现在停止了手,停止了想法。我怕背负戕害生命的罪名。

大蒜已经长到拇指粗,蒜畦中的杂草也跟着长。其中包括芥菜。植物书上把芥菜作为田间杂草的,在清除之列。它们长得确实厉害,像春梦一样茂盛。而且都开花了,甚而结荚。我把芥菜扎起来,使它们与大蒜同时生长,两不耽误。这真是伟大的发明啊。

芫荽蹿到一尺多高,不好吃了。我掐了一把细薹,开始翻土。不时挖到蚯蚓,筷子样

的粗,青黑,憨拙。满园子都是芫荽的清香,像《套中人》中华连卡爽朗的笑声。一袭白裙的她,在春天飞奔,而芫荽的清香,也在风中飞扬。午餐吃的,就是最后的芫荽,不仅齿颊生香,连我的文字都香。

移栽的油麦菜,一棵一棵,四叶支楞,像兔子的耳朵,又像精神的旗帜。记得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,有个年轻少妇贝克:“身材苗条、乳房小巧,但是身板挺得笔直。由于她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昂首挺胸,越发显得身材挺拔。”——油麦菜就是这个样子啊。

生菜抱成了球。像情窦初开的女孩子,藏起她们的心;像风韵荡漾的少妇,腼腆地

护着渐渐凸起的肚子。白萝卜也起薹了,我担心它们糠心,拔出一棵来,咬了一口,水分充足。低下身来,能听到芹菜的细语,似乎每一句话都是一组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音符。听说有些女人之

所轻声细语,是为了让人

家更靠近她。芹菜是不是这

样想的呢?

我在园子里闲逛,度过闲暇的时光。西哲说过,如何管理利用闲暇资源,是上天对人类文明的最后考验,也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。我不爱歌舞,不嗜棋牌,只是偶尔读书,时常种菜,以期在这个追求感官刺激的平面时代,获得一席安宁。陶渊明说:“盛年不重

来,一日难再晨,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。”如果他勉励的是读书,那么我能不能说,土地也是一本书,蔬菜也是一本书?

俄国画家列宾曾给托尔斯泰画了一幅耕作图。这位杰出的老人,终身不离土地,他的鼻孔嗅满了青草和泥土的气息,两耳惯于倾听鸟雀以及树木的喧闹,马的喷嚏,还有其他四蹄动物在草丛里奔走的声音……也许这是一个伟大诗人与庸常写作者的最本质、最重要的区别。

我庆幸的是,我也与土地在一起。我没有钱,可是有闲,我愿春风怡然,与风缠绵。这是蔬菜的活法,也是我的活法。

### 一个人的故事

## 爱情

◎王秋珍

他犹豫了很久,终于叩响了她家的门。

这门,他熟悉又陌生。

她应声而来。开门,微笑,和三年前一模一样。

他翻了一下报纸,接过她泡的苦丁茶,喝了一小口,苦中带香的味道席卷了他的舌和喉。她依然记得他爱喝的是什么茶。一切都好像没有疏离。

“听说你动了个手术。我刚好顺路,过来看看。”他说。

“没啊,我很好的。”她微笑着,伸出右手说,“是指甲切除术吧,看,刚刚动过的手术。”

她的指甲总是长得很快,以前,他老给她剪指甲。她说:“用自己的左手给右手剪指甲,是一道难题。”

如今,这难题,她是如何面对的?他看着她不大齐整的指甲边缘,心里涌起一阵酸楚。当初,他母亲嫌她家境不好,苦苦相逼。她,退出了。他,没有坚守他们的爱情,娶了上司的女儿,过上了有别墅,有名车的上层生活。而她,一直待在原地。

“你,好吗?”她问。

“好。什么都好。”他说着,站了起来。

走出这个简陋而洁净的单元楼,他的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他只看她一眼,就知道她起码瘦了8斤。也许,正是自己的无情抛弃让她抑郁成疾。

好在他是在报纸下塞了一张卡,里面存了他所有的当9万元钱。

早在一年前,他受不了上司一家的飞扬跋扈,和妻子离了婚,净身出户了。

明天,他将远行,一个人静静地走,走完最后的路途。

一星期前,医生确诊他已是肝癌晚期。

### 诗言情志

## 夜晚,一个农民工在滨江路

◎王蕾

你看见江水里倒立的森林,你看见灯火

看见火焰的皮肤

从森林穿过。你看见一颗又一颗

星星,铁质的

约等于,难眠的心事

岸柳低垂,再低垂

你弯腰的动作

矜持而小心,生怕飘出籍贯里的蒜味

这蒜味却是乡愁的一部分

与一株岸柳相比

你的矜持

像身上的汗渍

起风了。江水的荡漾

同岸柳不一样

这让你多想看一眼明月

### 城事小语

## 静静诗花开

◎陈大新

江南古城临海,有一条细长的小巷,小巷有个古老的名字:“小龙须”,被称为是临海的“雨巷”。踅进去,便踅进了戴望舒的诗句里了。出墙的树木,墙上的青苔,湿漉漉的石板路,还有半掩着门的小小院落。静静地,没有行人,你或想象,或期待着,有一位结着丁香般愁怨的姑娘,从院子里出来,轻盈得如音符一般,梦一般从你身边擦过去了,她手中油纸伞的边沿落下的水珠,掉在了你的脸上,醒过来的你,睁眼看时,那女郎已经远了,到了颓圮的篱墙的尽头了。

临海的“雨巷”带你来到上世纪20年代南中国的梅雨季节,可你如何走进“雨巷”呢?你心中的那一位丁香般惆怅的姑娘又是谁呢?戴望舒当年希望逢着,却并未逢着一位女郎,今天你会逢着吗?如果你不是希望逢着,为何故意放慢脚步呢?数百米的“雨巷”,难道说,你愿意用

一生去走完吗?或者说,你用一生也走不完呢?

也许,你可以去那小小的院落里借宿,就说,你要在这里静静待花开。

戴望舒的同窗杜衡在《望舒草·序》里介绍说:“说起《雨巷》,我们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忘记的。”戴望舒于1927年夏写下了《雨巷》,并没有马上投稿,一年后寄给《小说月报》,这时正是叶圣陶代理编辑,见诗后称许《雨巷》替新诗开了一个新的纪元,诗一经登载,戴望舒便有了“雨巷”诗人的称号。

住在“小龙须”小小的幽深的院落里,读着一册薄薄的《望舒草》,静静地待花开,你自然知道了诗人的意境。诗人那样热烈地希望逢着一位丁香般的姑娘,可是真的逢着了,会有他梦里的那样完美吗?诗人的希望会不会变成了失望,那理想的肥皂泡会不会破灭,其实是诗人自己

也没有把握的,只有在希望着的时候,才是美妙无比的。因此,当你走过《雨巷》却并未逢着意中的女郎,是不必遗憾的。你已经感受到了那里梦幻般的诗情画意,超越了时空,与诗人无拘无束地攀谈,验证着人生的莫测了。正如你静静待花开本身的神秘感和幸福感,花也许并没有开,而你已感觉到她开时的景象,她的幽香和艳丽。你也许不必真正要等到她的开时,在等待中你获取了许多的意味。你明白,花开还是要谢的,你不忍见到这花谢,你只享受静静待花开。

走出临海的“雨巷”,你无须回看摄下的照片,她如同你一生中最销魂的那一刻,无法忘怀了,她已经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,留下了印痕。在你的故事里,多了一条悠长又寂寞的“雨巷”,在你的经历中,有过一次静静待花开。